

(香港) 梁凤仪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香港最新畅销书

我要活下去



香港最新暢銷書

我要活下去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-95-255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要活下去/梁凤仪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5.8
ISBN 7-02-002195-6

I.我… II.梁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07751号

责任编辑:曹晖 彭沁阳

美术编辑:柳成荫

封面题字:黄宜弘

封面设计:林澍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286千字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3.5 插页3

1995年8月北京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

定价 14.60 元

序

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已定于一九九五年九月于北京举行。

当中国获得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主办权这项殊荣时，身为中国妇女的我，有着双重的喜悦。

我一直在想，该做些什么或能做些什么以庆祝九五年——这个标志着世界妇女同心同德、互助互爱、携手共创明天的一个年份呢？

我相信从自己的本位工作出发，来表现妇女的一番能力和心意是最合适的。

故此，我特地写了长篇小说《我要活下去》。

这是我写作上的一个新尝试，也是新挑战。

小说覆盖的年代很长，进述了自一八九八年至今，一个以烟草业起家的家族百年之内的兴衰故事。其中的女性，经历过时代变迁，国族危难，依然奋勇地活下去，且坚持要活得更好。她们以坚强意志抵挡岁月风霜，以纯厚意愿维护传统美德，以超凡智慧迎战生活考验，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克服私人情欲，以丰富的现代知识应付商场奸险，以高贵情操珍存心中情义，到最后不但没有倒下来，还一代传一代地充满信心，而且开心地生活下去。

我深切期盼读者们在为书中女主人公的成就热烈鼓掌时，也同时获得一份鼓励。并且这也是我献给一九九五年

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诚挚心意。

在此，我要衷心感谢好几位鼓励和辅助我完成此书的朋友，尤其是英美烟草中国公司的黄和祥先生，他让我了解了中国烟草业的发展情况，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启示；同时，英美烟草中国公司的朋友们在帮助我搜集有关的资料上，花了很多工夫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梁凤仪

贝欣是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。

她一出娘胎，呼吸了这世界第一口新鲜空气之后不久，就嗅到了一阵微弱的、清淡的、稀薄的烟草香味。

烟草香味萦绕整间箕围屋的小房间，也萦绕着贝欣整个人生。

据她的外祖母伍玉荷说，当时她为女儿接生后，吸着一根以烟叶骨混合着干树叶所卷成的香烟，看着没有睁开眼睛的小小贝欣，静静地躺在她母亲戴彩如的怀抱里，一边吸索着烟草的气息，一边微笑。

是的，一开始，贝欣就以一个愉快开心的态度去迎接她那多灾多难、也多姿多彩的人生。

也因此，伍玉荷给她女儿戴彩如建议说：

“就以一个欣字为她命名吧。”

戴彩如把贝欣生下来，已经是疲累不堪，她觉得自己是在出尽了身体上最后的一点一滴气和力，才把子宫内的那婴儿推出来，让她见世面去的。

当戴彩如听到女儿那声哭音在房子里响起来，再夹杂着母亲伍玉荷的欢呼之后，她还以为自己这就要倦极虚脱而死呢。

即使如此，戴彩如也无怨无悔，活着，委实是太凄苦了。

那年头是五十年代末，正值中国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铺天盖地地横行着，天灾人祸，弄得民不聊生。有些县城饿

死十多万人，几占了整个县城的四分之一人口。山野地区的那些村庄，全村人都饿毙的也不算稀罕。

伍玉荷与戴彩如母女在广东省的小榄镇上生活，也是贫困得度日如年。

解放前，伍玉荷不论是娘家抑或夫家，都是广州城内的富户，靠的是当来路香烟的经销商起家。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，如何的风生水起，如何的叱咤风云，也就先不去说它了。

在戴彩如怀了贝欣这第一胎时，丈夫贝清就辞世了。

在五十年代末的自然灾害期间，患浮肿病的人实在多到不可胜数。

因为粮食不足，每人每日分得的米粮，就算用来熬稀米粥，也是不足以裹腹，就更别说有其他油水食粮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了。

贝清爱妻心切，看着自己使戴彩如怀了身孕，在如此凄苦的情势之下，真是忧惧多于惊喜，于是只好竭力让妻子得到温饱。

每日分配回来的六两米粮，贝清全用来蒸了白米饭，让戴彩如勉强得以温饱。他自己就只能不住地以代食品充饥。

代食品指的是麸皮、米糠等牲口的饲料，在极度饥馑的情况之下，人能活得像牲口，已经算是走运了。

贝清每次饿得前肚紧贴后肚，觉着肠与胃都在颤动而生一阵阵难以言喻的痛楚时，他就在心上默默地喊说：

“我要活下去，必须想法子活下去。能活着仍然是好的，我有妻有儿，我要看着他们平平安安地活下去。”

于是贝清就奋勇地走到田野里，拼命找能吃的东西下肚。

凄凉的情况是，连那些粗贱的地瓜都在人们眼中变得如珠似宝，发现一个小小的地瓜在田野里，几个饥饿得手足发软的人，都可以拼命地打斗在一起，直到其中一位较强的胜利者把地瓜吞进肚里。

贝清在极度绝望之中，只好硬着头皮把那种叫黄狗头的植物采摘回去，躲在屋后檐下，用只破烂的瓦钵，将那束黄狗头煮个稀烂，然后狼吞虎咽，不顾一切地吃下肚去。

黄狗头的味道其实并不难吃，只是吃下去容易，要将它消化掉就极度困难了。

人们其实明知黄狗头是慢性毒药，吃多了，会把胃磨损个透，严重的会出血至死。就算没有把胃弄垮，可是日积月累的消化不良，硬拉不出屎来，也一样要一命呜呼。

贝清不是不知道这个严重的后果。

但，在山穷水尽的时刻，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实在太少了。

贝清自知身体一日比一日衰弱，因为营养不良，浮肿病的病症已经很明显了。

与其是饿死病死，倒不如饱死还好过一点，总之，只要让自己死得舒服一些就算好的了。

贝清连这个卑微而可怜的愿望都没有达到。

就在贝欣出生前一天的晚上，贝清再也忍不住，发出重重的呻吟声，抱着肚子，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的挣扎，吓得戴彩如面无人色，拉着丈夫的手问：

“清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肚子痛，痛死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戴彩如慌了手脚，“我把娘叫醒吧！”

“不要惊动她老人家，我去茅厕，回来就好了。”

贝清艰难地爬起来，再爬到鱼塘边的那所茅厕内，以颤抖而瘦削的双足支持着他那已然浮肿不堪的身躯，缓缓地蹲下去，使尽浑身力气，希望能拉下一泡粪便，清理体内那股已经再盛载不下的压力。

可是，贝清因为用力过甚，脸色开始由清白而变为蜡黄，再而泛了一脸的乌黑，头部的晕眩逐渐加重，眼睛越瞪越大，眼珠子几乎脱眶而出，终于一头掉进茅厕里。

贝清实实在在辛苦得再活不下去了，他最终把体内的一口怨毒污气，跟随着一声惨厉的喊叫，吐出口腔来，然后，就整个人昏倒下去。

清冷的长夜被贝清那声惨叫骚扰过后，又回复原来的那般宁静。

世界之大、之残酷、之无奈，在于少掉了一条生命，也实实在在算不了一回事。

翌晨，左邻右里把贝清的尸首从鱼塘里捞上来。

戴彩如顶着大肚子，一把将已经死去的丈夫抱在怀中的那一刻，她并没有轻生的念头。

活着，还要活下去，只为她心中有爱。

贝清与戴彩如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长大的，他们的恋爱以至成亲是个浪漫传奇的宿世前缘故事。

新婚之夜，贝清曾一边吻着她新娘子的手，一边对她说：

“活着真好，因为到底能娶到你。”

戴彩如羞红了脸，益显娇美，她回答丈夫，说：

“我们比我们的父母幸运多了，应该永远珍惜这份运气。”

“对，珍惜着它，保有着它，直至永远。”

他们矢誓相亲相爱，永不分离。

这份当年的盟誓岂止是刻骨铭心，且得到父母倾情尽志的祝福。因为伍玉荷原本跟贝清的父亲贝元在年青时有过一段深刻的感情，可惜难成美眷。在各自成家立室，生儿育女之后，没想到终能成为儿女亲家。这种隔代姻缘总算能抚慰贝元与伍玉荷曾受创的心，因而寄予下一代无尽的祝福。

伍玉荷之所以不能嫁给贝元，是牵涉到一段小小的香烟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。

舶来香烟，即广东俗称所谓“来路”香烟，指的是英美生产的香烟，最先是在一八九九年，通过一位叫菲理斯克的美国人从美国带进中国的上海来。

第一箱进口的香烟是运进上海去的，牌子名为“老车”香烟。

这美国人名副其实是光棍一名，就凭着他的一点聪明眼光，觉得舶来香烟在中国市场内大有可为，更凭他的人际关系，取得了美国这个“老车”牌香烟在中国市场的总代理权，再鼓其三寸不烂之舌，搭通了当时上海的大洋行老晋隆洋行，就当起香烟买办来。

当时，中国人还不晓得抽烟，看着香烟两头都可抽用，只觉趣怪，买来当玩物的，比买来抽的多，生意其实不怎么样。

为了发展业务，菲理斯克想出了要结集多人力量的办法，于是实行分省分区销售，努力地串连了七家各有不同地头势力的华洋杂货店，让他们作分销商。

这七家分销商当时经营的各式华洋杂货，倒真是相当出色的。根据记载，七家分销店为：业德馨、乾坤和、永泰

棧、永仁昌、福和、陳保昌、義大生。

七家華洋雜貨店各有老板，并由得力助手負責整體業務。舶來香煙就由于他們的努力，業務門面得以打開了。

那位開創舶來香煙打進中國市場的美國人菲理斯克，在中國還有段浪漫的故事。相傳他因煙草業務日益興旺，以老晉隆大洋行買辦的身分夜夜笙歌，征歌逐色，竟然戀上了一位青樓妓女小尤，還認真起來，決定要討個中國妻子，實行收心養性，成家立室。

可是，大筆聘禮送到鴛母面前去時，卻被小尤堅決地退回來。

見錢眼開的鴛母，連忙鼓其如簧之舌，要勸動這位姑娘回心轉意，好讓自己撈一大筆。她說：

“小尤啊，今日你年輕貌美，自然是千人簇擁萬人愛重；不日人老珠黃，情況就是一天一地、云泥之別了。我看這美國人是真有點本事，來華才不過是幾年光景，就混得風生水起。你看看呀，福和的陳文偉老板，跟義大生的韓大少，簡直把他視作菩薩般敬奉。他既又是對你真心誠意，何不就不就許了他，圖個名正言順，當有錢有面的歸家娘去。”

小尤但聽不語。

她伸出玉蔥似的手，把那長長的紙卷点燃了，然後拿起水煙筒，咕嚕咕嚕地吸了兩口香煙。

清幽的煙味隨着輕輕的白煙，自她小小的鼻孔中噴出來，似是帶出了她本人體腔內一股與眾不同的典雅氣味似的，令坐在她跟前的鴛母都一下子被震懾住，很有點辭不達意。

鴛母最怕的就是小尤如今這副閑散悠逸的表情，她知道這意味着小尤已經下定了心意在一件事上頭，到了毫無

商榷与转弯的余地，故而表现得完完全全的不在乎，甚至听若罔闻，不动心，不动志，也不动气。

“小尤，”鸨母又喊了一声：“且容我多说几句你或许不爱听的话。自己是怎么个出身的，这也得细想，肯娶青楼妓女回家去的中国男人不是没有，可是，真正名媒正娶，当正式夫人的就不多见。再说下来，洋人的思想总比较开放，不怕穿着旧鞋，这点对你日后的幸福也能起很大的保障作用。”

鸨母好像越说越有信心，越见道理，越要不停地说下去。小尤轻轻地放下了用两只手指夹着的长纸卷，抬起眼向鸨母微微一睁，柔声道：

“三娘，你别说下去了，我的主意已定。”

然后，小尤就放下了她盘起来的那条腿，再说：

“跟洋人做买卖，使得。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生意利润，因而对他毕恭毕敬，巴结奉承，这也是情理之内的事。就是你口中所说的七大华洋杂货店老板，管他是义大生也好，福和、永仁昌也罢，那些老板讨好菲理斯克，跟他来这儿买笑，我也竭力尽责的结纳他，不是不可以，甚至不是不应该的。但谈到名媒正娶，长相厮守则是另外一回全然不同的事了。”

鸨母立即发问：

“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“嫁给他，就跟他的姓，认他的祖宗，是他的人了。这跟一单两单生意交易怎能同日而语。生意是交易，有来有往，互助互惠，谁都不欠谁，谁也不算依附谁。当了他的夫人，沾了他族的光，这我就不愿了。生为中国人，死为中国鬼，这点志气，我小尤还是有的。”

说罢了，那三寸金莲往地上一踏一蹶，就这样站起来，款摆柳腰，管自头也不回地走向自己的睡房去。

也不知是凑巧抑或孽缘，这菲理斯克被小尤拒婚的消息弄得街知巷闻。美国人的脸上就很有点挂不住，情绪自然地低落，于是借酒消愁。大概是酒入愁肠愁更愁，竟然拿了把手枪出来，不由分说地往自己天灵盖上一轰，就成了个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的信奉者，一时成为坊众传扬的风流佳话。

听说，小尤也为了对方的义深情重，为他拒绝接客一整年，那三百多天，在青楼内也是淡妆素服，算是为他尽一点心意。

菲理斯克去世后，老晋隆洋行便另找大班，根据烟草业流传下来的记录，先后继任的有晋英、唐罗思、柯伯思、英逸士等好几位。发展至一九〇〇年，证明中国市场的确有可为，老晋隆洋行的香烟生意已相当可观。

中国人对香烟的口味也日渐提高。本世纪初叶，一种叫“老刀”牌的英国香烟，因为烟质特别清醇，介绍到中国来之后，立即风行，且有取代其余美国香烟的趋势。

这个转变，被英国的烟草公司发现，立即锐意全力发展中国市场，于是通过收购行动，就把老晋隆洋行的股权握在手上，组成了新的晋隆洋行，老晋隆洋行仍在新公司占少量股份，携手合力开拓国内市场。

话说晋隆洋行的股权虽有变动，为英国的烟草公司控制，但在经营方面依然是沿用那七家华洋杂货店的分销制度。

其中福和洋行的老板陈文伟，最得力的助手是他的第三房妻子伍婉晶的长兄伍伯坚，也就是本故事女主人翁贝

欣的曾外祖父，贝欣的外祖母伍玉荷是伍伯坚小妾生的伍家的第六女。

伍伯坚为人沉实内向，办事勤奋踏实，陈文伟的华洋业务全得力于这妻舅的辅助，得以蒸蒸日上。故而陈文伟成为当时叱咤风云的富豪，而伍伯坚的家资亦相当雄厚。

陈文伟不大愿意离开上海老家，于是发展华南业务的重任就落在伍伯坚的身上。

伍伯坚的一妻一妾从来口和心不和，伍伯坚日间苦干，晚上睡在床上，还要细听妻妾之间的拉是扯非，也是够心烦气躁的，故而决定趁福和洋行要到华南区发展新市场的机会，把小妾带到广东的广州城去，让妻与妾各据一方，自然少掉了很多冲突。

陈文伟在知悉了伍伯坚这个安排之后，禁不住哈哈大笑，道：

“老兄，你要多谢我给你这么一个好机会，消解娇妻宠妾的矛盾于无形，将来在广东干得不出色，可就难辞其咎了。”

伍伯坚说：

“开拓市场就要当开荒牛，还要背一肩的家累，可怎么得了。女人这东西，不要她们，生活枯燥无味，难以活得下去；有了她们，生活又过度紧张，更难活得下去，真难！”

陈文伟道：

“活不活得下去，其权在己。你看我，家中一共五个女人，比你家还多三张嘴，整日整夜吱吱喳喳地争宠夺利，我不一样能活得畅快，全在乎你这掌家的人如何应付罢了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都佩服你。”

陈文伟笑道：

“家中摆得平与否在其次，华南区的业务开发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口肥肉也不只我们一家福和看中，你不是不知道的。”

伍伯坚点头，道：

“我知道，现今连我们福和在内，共有三家已于广州设分行。其中永泰棧的实力不可忽视，反而是乾坤和只像凑高兴、赶时髦，才到广州开垦去。”

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“永泰棧的郑伯昭决定派他最得力的助手贝桐到广州坐镇，那就非同凡响了。”

陈文伟点头道：

“贝桐的母亲是广东人，他算是半个地头蛇，人面极广的，这一点就占去优势。”

“对极了，而乾坤和的蒋元正之所以到广州去，只不过是他们洋行有内部争斗，蒋元正很不喜欢他的庶母所生的幼弟蒋丙正，于是乘机将他调去南方，我相信蒋丙正得到的支援会很少。这样调虎离山，蒋丙正真正是虎落平阳，就要不出什么花样来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的真正对手只有贝桐一人。”

“我们本是朋友，能合作得来的话，我不会故意与他为忤。若是华南市场够大，可以让我们两家人一齐分一杯羹，那就理想了。”

伍伯坚基本上不是个品性刻薄利毒的人，故而在市场上，虽甚着力苦干，但总是没有摒弃同行同业之间共存共荣的至高理想。

他跟贝桐又是多年朋友，在商务上也有很多谈得来的地方，尤其内眷其实是走得很近的。贝桐的正室章氏生有

一子贝元，她早就于贝元一岁身亡故，小妾胡氏另生次子贝政。胡氏跟伍伯坚的小妾刘氏，也就是伍玉荷的母亲，因彼此都是妾侍身分，无形中有很多共同的苦衷与话题，平时就走得很近了。

这次举家南移，可又有伴，就更加走得近了。

到了广州城定居之后，伍伯坚与贝桐都分别为福和与永泰棧效力，在华洋杂货的分销网络上下功夫，简直忙得天昏地暗，六亲不认。

幸好被冷落的两位小妾伍刘氏与贝胡氏，因为初到异地，事事感到新奇，张罗着建立一头新家，也花费掉她们甚多精力时间，也就不觉得寂寞了。

尤其是伍伯坚的小妾刘氏不久就生下了伍玉荷，更叫她的生活热闹兴奋起来。伍玉荷虽是伍家的第六个孩子，但她年长的五个孩子，都是男孩。刘氏生了一个儿子伍玉华之后几年，一直都无所出，而一到广东，就来“弄瓦”，这真叫她开心透了。

伍玉荷是在父亲生意畅顺，母亲又极度得宠之下成长的。

童年时，伍玉荷与兄长伍玉华就跟贝桐家的两个孩子常常玩在一起，也是缘分的关系，贝桐的长子贝元很喜欢伍玉荷。

贝家有客人携来精致的糕点饼食，贝元总是给庶母胡氏说：

“留给玉荷妹妹一份，她喜欢吃甜的，~~见了这糕点就会~~开心。”

胡氏把这些情况看得多了，甚至有一大在丈夫跟前说：“你的长媳妇儿已经有着落了。”

贝桐扬一扬眉，奇怪地问：

“你的这句话是怎么个说法了？”

“你的宝贝儿子呀，嘴边老是挂着伍家姑娘的名字，他心目中的玉荷妹妹比什么人都要贵重似的。”

贝桐笑道：

“孩子话与童子心，都作不得准。”

胡氏说：

“且看着走吧，那也要看他们长大之后的缘分。”

事实上，伍玉荷与贝元这青梅竹马长大的一对少男少女，在感情上的确是有很深刻的交流的。

就因为父亲是经营华洋杂货的，故很多时候有新鲜玩意儿拿到家里去，伍玉荷也必会把她获得的这些新奇玩物留下来，送她的贝元哥哥一份。

记得伍玉荷十岁的那一年，有天忽然听她的母亲说：

“这个黄梅时节真恼人，天气难于揣测，带孩子一个不小心，就要闹病。我前天看到贝元时，就觉得他的脸色不怎样好，果然，如今就真发起烧来了。”

伍玉荷立即跳下椅子，跑到她母亲斜卧着的那张贵妃床前，扯着她的袖子道：

“娘啊，贝元哥哥怎么病了？你带我去看他。”

“明天吧，今天娘也有一点点头昏脑涨的样子，想歇歇。”

说罢了，便干脆闭上了眼睛。

伍玉荷心上一急，眼珠子一转动，调头跑进她乳娘的房里去，不由分说便拉开了乳娘那床头柜的抽屉，翻出了一盒西洋感冒药来。

伍玉荷记得她父亲伍伯坚把这包药交给她乳娘时说：